桐江續集卷二十九

元 方回 撰

[illegible]戲作短賦

新秋[illegible]涼綠[illegible]不見其處止聞其聲此豈非春工[illegible]極致[illegible]丹[illegible]精萬恣千態遠山縱横透[illegible]懸夜忽[illegible]雨之光明[illegible]下矸而開戶才頃刻而[illegible]慨慷曰此何為者耶悟

舒慘之不常於是誦臣抃表忠之奏歌蘇仙薦菊之章
彼割據於五季若錢氏之數王渺邱壠之無迹愴松楸
其可傷涸銀海而出金椀穴狐兔而上牛羊豈不亦雄
傑一時兮終若雍門之泣孟嘗賦梅處士妙解影香骨
可以厲千古不亡鬱孤山其碑硯擁萬樹之青蒼罔蔗
節之遺恨保故封猶若堂天道茫茫一雨一暘榮悴隆
替柔剛徵彰謂偶然不足芥蔕兮曰作善降之百祥謂
理有必可恃兮曷顔天而跖長二客白李遨頭曰張嗔

無故而多事擬陳迹而揣量指金叵羅其猶淺舉大白
而罰之觴方子曰不然老陰爲六老陽爲九老則必變
如翻覆手惟知變者可與長久知六之變固乃所守知
九之變健不爲首顧此湖中之舟與舟中之人豈長壽
而不朽能畏謹以自修庶吉亨而無咎幸乘時而過分
負且乘兮致寇環綽約之蛾眉佩金印而如斗管絃沸
其前後緋紫奔其左右一旦不能自保卒同歸於石友
蠢苗竄於三危防風橫於九畝或裸體以罾魚或跣足

大海四周濤波涌兮沃日蹴天魚龍洶兮其中有山千峯聳兮崖懸壁峭石巃嵸兮雲翳霞鬱祥飈湏兮瑶草琪樹紛葩萃兮神人所宫萬斗栱兮連樓傑閣虹梁速兮觚稜金碧梵琅珙兮幡幢翩翻毯罽氄兮翥鳳翔鸞舞翠孔兮奇葩異藹蔚以蓊兮深闈穹殿誰主董兮其如北辰衆星共兮綴珠組玉佩韠琫兮鐘雷鏞霆萬石重兮雕箕文簴鱗鬣動兮妙音鏗鏘歌囉嗊兮瓊以為漿流乳湩兮有觴之者纖纖捧兮蟠桃其果西母種兮

如瓜之棗羌唪唪兮七十二駡觀窺擁兮瓶以自持或矜龍兮何脩至斯獨高拱兮九州博大一蟣蠓兮金童應門吠仙猨兮舟何從來於岸櫳兮松間之鶴雪毛茸兮伸首水湄龜五總兮自有宇宙皆古塚兮此獨不死無邛壟兮萬姓寒飢靡缺覂之兮五運代謝常固鞏兮嗟今羽流爨鉛汞兮非不欲往不可勇兮亂曰紫陽老子既為此賦怳惚盧胡醉乎夢乎豈其蜃氣之所為乎客曰不然昔有異人在蜀成都少尹值之自言其能需酒

一壺片梓如扇刻以指爪遂成此圖過江百年萬事埃盡此物亦徂雖有百贗不亂一真在人識諸嗚呼此杜子美所謂咫尺應須論萬里者乎此蘇子瞻所謂人間何處有此境者乎攷運世之開閉兮萬有終焉一無其有其無莫可以竟究兮姑寓意於游戲以誑老眼之模糊

弔鶴賦

子實子築屋西湖之西據乎南高之峯泉石奇崛煙霞

疊重有鶴飛來不知所從賢主佳客歡然相逢豈幽心
之有感而適相值於箭鋒者乎朝出於野靡羅靡網夜
棲於室不樊不籠出没遊戲菰蒲蓮稻翱翔掩映杉櫟
竹松立乎堦戺苔蘚增色依乎牕牖藤蘿改容人與物
其殊途可鶢鶋而鐘鼓彼傾國之姸姿紛嬙施之楚楚
魚若鳥兮見之颯深逝而高舉亦有德既輝而鳳來機
已忘而鷗下乃神理不可以常論者此所以夔擊石而
百獸舞也歟我嘗訪子徘徊兹山子之出矣何往白雲

鐍其門闕須臾見子徧舟言旋烏帽瀟灑玉佩瓓珊三
賢之樂天畫像八公之劉安容顏是鶴也方摶風於九
霄之上睨八極而盤桓即斂翮於碧落迎先生於岸間
銜芝草而若獻尾瓊琚而上瑶壇望之者以爲三神山
之人渺乎其不可攀者也試嘗相之淮南有銜禀氣受
精金九火七西方素全體白南方朱元首赤中宵不寐
聲聞九里汚泥不染脛高三尺小變大變歲百六十千
六百歲飲而不食與九疇之禹龜偕後天之罔極子實

子曰不然龍至靈也龍骨入藥麟至瑞也麟膠續絃使僂句而不骨何居蔡而卜蓂讀華陽之瘞銘知胎禽之有阡疇昔之夜吾鶴已仙鼷鼠食郊牛之角螻蟻困江湖之鱣餓豺狂猘喋血垂涎豈兵解與水觧猶形化而神全嘻其不可得而見矣霜天嘹唳月地翩躚將造化之詭我乏揚州之腰纏抑以我無乘軒之寵以故出陽神而遨紫烟也側項聽綦從今已而忍哉俗物劈琴煑之彼吠彼走猶有蓋帷乃瘞以榔乃樹以碑曰華亭貴

種青田上士之墓子其爲我申之以挽詞子虛子乃弔之曰古之壽者廣成彭祖即今安在終亦爲土墮牛山之淚駛乎哉齊景公求不死之草愚矣哉秦皇漢武凡厥含靈陰母陽父智愚貴賤鱗介毛羽以氣相禪均厥哺乳稺化而來老變而去一變一化有若寒暑或短或脩魂游質腐豈其生生不滅而充塞宇宙者哉汝鶴昂藏氷峙皎潔玉立嵇紹之雞非羣王喬之鳧匪匹無恐可報空長越王之頸所欲易足肯折陶公之翼是嘗飴

潭皋之粟來自塗脩之國者耶是嘗爲丁令威遼東來歸而以喙爲筆者耶是嘗備三茅君之騏驥出於胯下而䏔爲之役者耶是嘗以九轉還丹之使賦之以鮑照而晝之以薛稷者耶汝茍知戴聖之詬鸜鵒又焉取郭璞之笑蜉蝣視瘦軀若蟬蛻獵太清而天遊繄聽經之蝙蝠及坐化之獮猴儻釋氏後身之可信未必不轉為仙聖之儔子實子寧不知趙鐵面成都之清蘇玉堂臨皋之樂充斥宇宙之大名陶冶江山之高作豈留情玩

物之謂皆適然而有斯鶴偶得之而偶見之初無執而無著鵝入右軍之籠雞解少陵之縛邂逅遂成於故事豈有心者之可學怵於内者好龍而懼雲蔽於外者逐鹿而迷嶽惟達人大觀碎千金之壁猶破釜曾不錯愕棄三公而灌園固知其為儻來之人爵也而況於一玩好之微豈於此而有適莫乎亂曰塞翁之馬失兮未必不為福兮虎取騄以逸兮愈與署俱吉兮青天無路可追尋一片閒雲萬里心華表柱頭人去後恨無消息到

而呼之汝登瀛其來前陰松覆柏狀鼈肖黿厥廣三尺一巨金蟾駭聞見之譎誑斂形體而跽拳既意喻而色授忽儻惘而變遷夫三神蓬島是謂瀛洲秦皇漢武望洋而嘆旃蟾居月窟其宮廣寒世之人徒想像流聞而已未有能拭目而窺觀者也嗚呼噫嘻使褒博者流立說以號於世曰吾遊吾神揭泗水升孔壇手攫納屨耳聞鳴絰肩拍由求目接淵騫則豈不大噱而見鐫乎道士之為學也談虛說空探冥冥窮玄玄無鬼而為有鬼

之今夫松下苓上絲堅貞傲霜雪蟠屈肖龍蛇清吹搖動常聳然於塵壒之外鶴青田之種華亭之唳故仙人相之有經輕舉之士跨之以遊四海者也今之寫真者必喜繪羽衣綸巾之徒徜徉松鶴之間唐人有詩曰衹應松上鶴便是洞中人言其標致之相似也又曰養雛成大鶴種子作高松言脩心鍊性之人可以長生久視能與松若鶴俱壽也杭宗陽知宮天台陳悅道其門弟子稱爲松鶴真人長身而古貌言嘿而神閒爲之詞曰

千桃李之穠華兮不如我之孤松被眩三春之朝露兮我專一邱壑之風聽此以洗耳兮又何有乎牛斸之聰百鶯啼兮萬蝶舞不如我獨鶴兮褷褷其羽顧月池之在地兮各以影而自侶九轉砂成兮鶴頂同丹我鬢不凋兮松鬣長青何十八公之為夢兮胎僊夜鳴醉魂醒亦貞其心兮亦癯其形與我作朋兮俱千齡

愛蓮堂雙蓮賦　為泉州市舶唐提舉伯榮賦

天地始判太極兩儀曰一生二老氏講之凡厥草木始

之清元方季方難弟難兄機雲靈暉詞翹詠英三王勃
勔五竇翬萃奎聚之後復有二宋二蘇而二程持是以
方玆蓮之菁菁蓮若曰可者吾與之肩隨不可者將莫吾
之敢京也矧愛蓮之主人兮甫其字曰伯榮觀南海之
褀貨兮忽中輟乎宦情曰書錦其有日兮隱胥濤之故
城築圃環夫菰蒲兮汀洲況夫臨平羌叔出而李處兮
極嗟子之至誠篤友于而共被兮決不摧乎紫荆異然
萁而煮豆兮肖在原之鶺鴒感菡萏之故祥兮各其蕚

日驛使爰來有海東青之賜於杭之錢塘門外昭慶教場遺基築亭鑿池以養之紫陽方回撰賦一首拜手稽首言曰 詩不云乎涼彼武王燮伐大商羌削平乎江南一四海而康莊旣聖神又文武兮仰於赫之先皇詩不云乎維師尚父時維鷹揚大元亦有其人兮森天矯以騰驤亦非熊而非羆兮視周室而有光詩不云乎假樂君子率由舊章維嗣聖之龍飛兮儼四方之紀綱宴安民而官人兮受福祿兮無疆詩不云乎鳳凰鳴矣于彼

髙岡玆舊人之是用兮闢四門而排閭奮羽翼而横絶
兮鬱岳皓其相望緊海東青之為物兮産倭兒之殊鄉
氣吞鵬鯨兮鷙百鵰鶚眼流星而掣電兮勁翮刷夫秋
霜遼東之東兮一夜渡海數千萬里兮頃翺刻翔彼天
鵝之峻極兮磨日月於九蒼青一舉而直上兮擊其腦
而流漿鵝有時而亦黠兮欲落地以潛藏青三左而三
右兮徑殞之於沙場萬騎睨其墜處兮羣駿奔而取將
極朕甘之可口兮匪人臣之敢嘗供九重之御膳兮曾

不數夫駝羊萬乘躬幸於獵數兮據玉鞍而飛驌驦相此青之介若嚙兮猶忠臣烈士之材良天厨竊飼之禁御兮珠臂鞲其顔行國家頼英傑之力兮其報亦有以異乎尋常猗我定翁武烈傳芳簾垂元祐族大以昌克佐聖元紀於旂常南斗之南窮夫海洋千百頭其鰐魚兮迎公舶而徜徉凡天戈之所指兮威振武夫八荒沐雨露以潤澤兮胥枯起而槁昂占臘暹而闍婆兮俾悉梯而悉航歲在辛丑春日載陽乃錫此青來自上方寺

扁昭慶門出錢塘乃毓此青饘肥臐膷不築夫亭之高兮何以為青之燠不鑿夫池之深兮何以為青之涼萬品植以名卉兮千株培以垂楊纍洞庭之甘橘兮挺渭川之脩篁有梧桐松檜柏兮有芋蔗茭菰薑有蟬蜂蟋蟀而蛺蝶兮有鷗鷺鵁鶄而鴛鴦鹿麋羔犢騾驢馬兮草為枕藉藥苗為糧螺蜆鼈黿鰕蟹蛤兮鱅鱮鱠鯊鱸鯉魴環七墩而鼓舞兮萬頃浩其汪汪匪娛己以自樂兮縱遊觀而豈違敬至尊之所賜兮方寸咫尺乎巖廊

念此青之號海東兮越十洲三島之渺茫豈三足烏之
精氣兮鍾異禀於扶桑日本歲以充貢兮尾高麗扶餘
而樂浪自元貞而大德兮紹烈祖之追相厥𤜉獻於西
旅兮來白雉於越裳致獅象於阯貊兮舞虞廷之蹌蹌
斯物取其𩍐搏兮節鯁直而性剛精衛欲填夫海波兮
均之軀眇而心長貂之微兮能入虎耳化龍之蛇兮鶴
乃可戕天生一物兮制夫一物後有弧矢兮前有豺狼
想此青之大志兮吸擒月蟾而醢其腸君賚臣兮有深

意臣報君兮永無央食吾芹敢獨美兮宜一飯而不忘
亂曰始浚西湖者李公泌續廣西湖者蔡公襄白公樂
天之井佛家德水蘇公子瞻之堤名伯甘棠與我高定
翁之海青亭五賢姓名千古香

銘

書隱齋銘 并序

天目山洪君起堂求文識其書隱軒紫陽方回謹言君
家先大父端明公平齋先生寶慶初為濟邸事斥史彌

遠歸隱於書者十餘年端平甲午遂出為臺諫第一人淳祐辛亥回以左史呂公竹坡先生書謁君先父端明後覸先生於在所時為考功郎兼直舍人院以煩言去尋入天目山從之游館於至道宫時挽至飲席以所讀書字字行行指示所謂肯綮節目教之一日座間偶及淮閫賈似道姦詭詐譎特甚謂異日必誤國其先見之明如此世所不知今世所傳公與賈不合在淮東漕之後者非也公豈惟不合於賈似道以前諸相皆不合也

故以是難進易退而常隱於書朝廷日少山林時多為一世正人區區者幸獲末第則不可復見而公仙去矣大抵嗜美仕者必廢書閒居不仕必有讀書之暇是之謂隱於書本無他奇說也銘其軒曰　太極儀象一畫其初積奇乾益缺偶坤輿龍圖肇始鳥迹衍餘縱橫上下左右實虛注缺覩止偏傍爍如字從意造文用言舒恒性王播道心帝臚典謨淵逖誓誥枝疎三綱同軌六藝異閭姬田既耒孔畎攸鋤宰柄八設治經九攄麟感

仁獸鳩歌摯睢百王藥石萬世菑畬周弗炎美秦乃藝
諸金馬天祿玉堂石渠漢大蒐采唐勤補葺胄庠儒館
冊府仙居縹囊蘭揭緗帙芸儲服其黼黻佩厥瓊琚毆
虞褚薛賈董嚴徐從列訪問相臣詔除安世三篋惠施
五車負笈擔簦釋屩離疏刊削豕亥改更魯魚化漸烏
卉俗革戎鐻名達外史譯通象胥胡甘短褻韓曳長裾
避逃廊肆勰偃郊墟商嶺綺季蔡津溺沮簡編塞棟卷
軸充廬經耕子鑿史畋集漁道咀德嚼理吸義噓市與

有虎宎寧無駕鴑豆芉糲飯韭菁寒葅是之取耳豈不偉歟相如駟馬浩然蹇驢焉能浼我孰敢侮予畏影滅迹剗名泯譽朱金糞土竹素璠璵筮曰未吉姑隱於書

月泉銘　陳深太博　陳著之子

四明陳汝資爲婺州月泉書院山長將行紫陽方萬里為言月泉之義以送之　泉出於地天一生之月出於天日光所為月之照物明發於外泉之照物清在於内人之方寸其内至清至清無欲其外至明則兼有夫月

與水之光精者也故月之與水能照萬物之形而已而
心之在我則能照萬物之理焉是故君子之學莫大於
養心子方子回以告子陳子深

密齋銘

劉晦叔密齋方萬里既為記又為之銘曰　時行物生
機緘孰扣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老安少懷端倪莫尋聖
人之道惟幾惟深生而知之如羲皇易洗心不用退藏
於密學而知之如節之初言語為階曾是可疏性同氣

異理一事萬氣有萬殊性則一貫補罅窒隙疎者密諸
矯弊揉偏其惟敬乎密之又密以幾於聖變化氣質而
純於性爻在卦中卦在蓍中吾之心亦猶是也以應天
下之萬事未嘗不明白而疎通

趙覲父石心銘

予與趙覲父邂逅於倪淵道之舍其自稱曰石心謂予
銘之銘曰　石之石木可以鑽金可以鐫火可以燃溜
可以穿夫何故石物也心之石不可鑽不可鐫不可穿

夫何故心非物也方寸之中有孔子不磷之堅而孟子所謂浩然者也嘻其觀父富貴不淫貧賤不移終身勉旃

## 謙山銘

易艮下坤上地中有山謙山高物也而在於地中高而能下者也能下於人之謂謙是卦也六爻皆吉而彖則又謂一謙而四益予先姑之孫劉子申所居負山予名之曰謙山且書而為之銘曰　若古君子維正考父三

命循墻亦莫予侮彼其不然一命而舞山雖曰高高不至天地有高者臨山之巔謙歟盈歟吾子勉旃

普福觀鐘銘

宣授清寧抱一凝妙法師提點普福觀開山住持靜境居士周靜清築觀之十八年大德六年壬寅十月初四日甲子鑄鐘高七尺徑四尺有六江東道紫陽山虛谷居士方回為之銘曰　非氣無形非形無聲天以氣運形聲風霆草木動盪山川震驚海毓萬彙有蒲牢鯨蒲

牢遇鯨厥音乃鏗鞺革為鼓不打不鳴椎以打之在人
手擊鑄銅為鐘不撞不轟人手撞之響撼穹清十洲三
島羣仙整纓大千世界弗夢弗醒幽陰黑暗罔魄弗寧
器而不用空有器名有以用之始為器成特懸大器撞
匪寸莛人手三合斯聳羣聽紙之墨之萬卷仙經度而
不讀疇通仙靈氣也利貞聲形元亨學我此道通誠復
誠

東平張才卿謙齋銘 并序

戒慎恐懼極恭致敬去髙就下抱實若虛之謂謙然時義有六謙之不同全卦大象又不同何也以全卦及大象言之謙剥二卦皆五陰一陽而謙與剥三上相易剥之上乾之剥不盡者也今退而來三故曰天道下濟而光明濟互坎也光明艮也剥之三坤上也今進而往上故曰地道卑而上行謙剥一移換之間損上之有餘故虧盈變盈害盈惡盈益三之不足故益謙流謙福謙好謙其曰裒多益寡稱物平施皆取象三上相易尊而光卑而

不可踰則專指下體艮之三尊於一二艮止也所以光山雖在地中而卑然誰能一蹴而越之謙之極致如此非以盛德居大位未易臻此若夫時義六謙之不同則當以無位有位論九三陽剛正而不中功臣之位也艮體之上知止則可韓彭英盧不終光武功臣皆保其身先儒以周公當此一爻非吾儕所敢望也六四相臣之位也其曰撝謙功臣謙於下柔君謙於上一舉手間不敢忽則吉也亦非吾儕所敢望也六五柔居尊位而陰

虛故曰不富惟謙也故不必富有力而能用四與上之
隣在三不應或猶不服利用侵伐謂謙德之至天下莫
敢當也非人臣之事也上六居高亢之位其曰鳴謙固
有聲矣而内應於三私也虛象也實象則以之用兵不
可以大得志也然則吾儕為士則當用初六自牧之謙
自之為言自己之學賤而在下無事任無功業無可矜
伐戒慎恐懼如牧牛羊自鞭其後此吾儕之所當為也
六二鳴謙以謙著聞士之已仕而為在下之臣者也於

自克自治省躬修己愈下愈卑君之仕謙之二愚昔也
知有所聞之謙也無應無隨守道循理不高不危學而
仕仕而學行止以時愚老矣不復仕則於初爻之義退
而求之

箴

進德齋箴

凡物必不可無名有可以一字名者其有不可以一字
名者則不容不以二字名易六十四卦聖人豈不欲皆

以一字為名然噬嗑中孚同人无妄之類皆以二字為卦名意義貴乎足而無餘則名不容不二也人名州名縣名山名水名城名鄉村屋舍器用名飛潛動植凡萬物之名皆然士大夫齋名命意取義豈可不足實字而一言不若加虛字為二言而足之也惟仁與義若可以一字名如仁人義士云者若道與德以一字名則道人德士流於異端矣必合如程氏之明道先生晁氏之昭德先生以上虛一字為用力之地然後可儒者之學性

命心氣當致其知單舉特標曰性齋命齋心齋氣齋可乎杭人陳吉甫以德名齋予友張仲實為作記其説固亦雅矣予謂德之上當加一進字曰進德齋必如此而又如張文潛所作進學齋記以用其進之之力則得其所以為德者矣仍為之箴曰　欲為仁人當居乎仁欲為義士當由乎義仁人義士成德之名居仁由義所以求進乎德而底於成猶之道也揭以道堂道宇道館道室之號乃老子之所謂道耳吾儒則修道而後可以深

造故昌黎於彼曰道其所道德其所德將合仁與義言之則進與脩不可以不力

熙山箴

熙廣也心廣體胖可也自廣狹人可乎熙和也和順積中可也和不節可乎武林蔡君潭浚父巍冠褒衣周規折矩其居無山而牓曰熙山有山無山不足計熙之名義不可不講也人惟有一心而天理人欲異焉如是而為天理可廣也不可狹也可和也不可咈也是之謂熙

之善者也如是而為人欲而廣充之而和同之則其所謂熙得無不善乎紫陽方回為之箴曰　一字二義一心二岐一理一慾一公一私此疆彼界其間毫釐曰廣曰和古以訓熙浚父之山熙以命之可廣而廣無自狹其當和而和罔敢咈而如秋宇廓如春日遲曠放迂闊浮蕩娛嬉此則不可宜克宜治靜養動察惟敬之持欽哉熙哉如之何勿思

## 一齋箴并序

庶立家其中為堂而負北嚮南左龍右虎之制出焉近之為尋丈遠之為千里萬里萬萬里無極焉一實為之主也然則伏羲之一即蒼頡之一而一畫之始一字之中乃天地人之心歟雖然論一之形畫與字是也論一之理心是也心之一敬是也誠是也敬之終事為誠誠之始事為敬故惟精惟一終始惟一協於克一聖賢屢言之至近世諸大儒有云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而又云不貳以二不參以三盡之矣故一分造化心起經

綸君子以爲名言吾州祁門友人汪君元卿其祖母吾
宗伯吏部秋崖方先生之姑其姑嫁秋崖先生之弟生
子貢孫與予同壬戌牓其從姑嫁秋崖先生壬辰别頭
甲科文章氣槩名天下元卿學問有所自來比卜寓居
於金陵之北門扁曰一齋予輒以此發其一之之義而
箴之至其依郭負村穿池築圃山竒水異竹茂樹密風
髙月朗烟化雲變之狀予尚能一諳其所爲大篇以賦
之箴曰　伏羲之一畫卦攸始乾兑離震巽坎艮坤皆

孔子定書始堯舜皆曰若稽古則此所謂古在堯之前
至繫易推言伏羲神農黄帝又曰上古穴居結繩則此
所謂上古又在伏羲之前邵堯夫經世書堯即位甲辰
至今壬辰僅三千六百四十九年耳數雨算沙古事何
極而況堯以前之古乎經世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
一元一萬八千年為一會三百六十年為一運三十年
為一世堯之生當己會一百八十運之末去混沌始分
之時已六萬四千八百年其果然乎漢書謂三統上元

至伐紂之歲十四萬二千一百九年又謂漢太初元年距上元十四萬三千一百二十七年宋有一家星書謂上元甲子之歲日在虛宿四度距景祐元年甲戌積一千十五萬四千九百五十年劉道原通鑑外紀則謂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年以此數書相較皆不可強合然則堯以後年數可考堯以前年數不可考以孔子定書繫易之意為法古之可以細考者自堯始古之可以略考者自伏羲始伏羲以前之古鴻濛希夷先儒盤

輝以勉名齋與黄文肅公之齋名適同古之命名而同
者多矣於齋名乎何嫌紫陽方回為之箴曰　騏驥之
不行兮不如跛鼈之千里荆軻之猶豫兮不如蜂蠆之
有尾飢食渴飲人禽同兮所不同者精義而明理辟𣪊
服氣而長生兮寧朝聞道而夕死井九仞而不及泉兮
山未成一簣而止浚之深而崇之高兮亦在乎勗之而
已生知上聖固懸絶兮抑堯舜與人同耳愚可明而柔
可強兮毋自咎乎質之不美吁噫美質固易得兮唯至

道其難聞學者之用其力兮非苦骨而勞筋初旁收而
並蓄兮博載籍而窮典墳外資師而取友兮內紬繹於
心君又繼之以明辨兮羌縷析而毫分四者至而誠不
篤兮將無墮於虛文致其知雖多途兮望聖涯尚其無
垠惟力行以終之兮在克艱而克勤吁嗟予求道之荒
唐兮夜若夢乎壇之杳覺而發其遺編兮童讀之雪領
自說樂不愠至知命兮垂萬世之深徵聖所以勉乎人
兮庸可求仁而僥倖顔拳拳於四勿兮曾孜孜於三省

賢所以自勉兮尤務理直而欲屏在子張之十九兮或交勉之互請益苦口起死於膏肓兮而甘言平地之機與穽嗚呼噫嘻物則秉彝兮人而不仁今之淺夫兮以藝自珍小數狎物兮大閑踰身擇術未謹兮立言未醇眩耀夸毗兮張皇鋪陳一語規之兮作色怒嗔不勉而中兮惟古聖人汝不自勉又不欲人之勉己兮是之謂橫目之凡民

觀省齋箴

善於觀天下之人不如自觀勤於省天下之務不如自
省是謂近觀內省觀猶淺也省則深矣是者如此非者
如彼或善或不善觀而見焉故曰觀之力猶淺也是者
吾充廣之非者吾克治之必為善必不為不善省而擇
焉故曰省之力則深矣此聖門心學也三衢毛君士顏
以觀省名其齋紫陽方回為釋其義而寓之規曰 心
之未發鬼神莫窺寂然不動罔云罔為君子於此奚力
之施敬以直內儼然若思心之既發矢去川決川不有

防矢不有括十目未覩獨見而察慎其獨也古之心法
我觀我心幾微之間我省我心非有二天視其所萌審
而後安此所以樂行憂違而慾淨理完者歟

稱隱齋箴

吾友汪君巽元讀書之所曰稱隱山房因為其齋作箴
焉物有輕重事有是非才有高下量有廣微銖兩千鈞
拱把十圍或塵而眇或岳而巍了然吾心不露其機鐍
此之扃鍵此之扉以區別品藻莫之敢違而所以抑揚

低昂亦莫或窺吾之幾也此聖人之能事而賢者之所希蓋取舍與奪默識於内而臧否毁譽罔顯於外能隱而不能稱則表裏一歸於聾瞶能稱而不能隱則黑白察察者亦非所以避憂患而遠害是故胷臆貴乎明而言論褒貶不可以不晦噫此巽之所以行權也在昔繫傳九卦三陳巽以終之此一德也以處事接物待人自履至井有八德焉先以此反己脩身八為經以窮而盡性一為權斯精於義而熟於仁不然 原缺 貫而已耶豈

不能用權較錐刀之利卒為凡民

熟齋箴 并序

天之生物時至而熟百穀百果加灌溉之功焉則其熟也為尤美人之食物用物資於人力而熟烹庖牲牢煎臛魚鼈醞曝酒醬調胹鮓醢燠煨椿敲芋栗熬煉脂膏蜜飴炮炙附烏芥苓鍛冶金鐵銅錫煮治絲枲縑素矯揉皮革筋角得其所製之方所造之術而劑量斟酌之則其熟也為尤精其有習於當世之一能一技而熟者

古之人如伯牙之琴由基之射郢之斤扁之輪痀僂丈人之承蜩庖丁之解牛扁鵲秦緩之醫季主唐生之卜以至近世張旭之草書裴旻之劍舞米嘉榮之歌韓擇木之隷李陽氷之篆吳道子曹霸韓幹之丹青董元李成范寬之水墨諸葛鼠鬚之筆李廷珪潘谷松烟之墨皆造玄極徹以名於世雖邇日兵火更革善書善畫善奕善算善方脉善占驗善說虞初九百亦往往不無習熟之人而予嘗評之矣熟天之生物而至於美有人焉

畦叟園丁能之熟人之食物用物而至於精有人焉竈爨老媪市井淺夫皆能之熟當世之一能一技而至於造玄極微亦有人焉然未必皆吾儕士君子之所可能也茍如此則吾儕士君子之所熟者其將果何事耶潼川楊廣文剛中以熟名齋紫陽方回為箴以遺之益以明夫學聖賢之學者其所熟在此而不在彼也箴曰

德成而上士而熟其所當熟其不為聖賢者幾希藝成而下士而熟其所不當熟則將無君子之棄而小人之

聽之無聲然道亦不在器之外老莊氏以道德而毀棄仁義以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為道而不以日用常行為道似乎以有形有聲為累而欲返求乎寂滅恍惚歸於無形無聲所以齊彭殤一死生吾之所謂道當然之理必見於事本然之性必發於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立於天地之間而萬世不相紊者道在其中也希悅於事之所施行察焉必不違乎當然之理於情之所著見察焉必不戾乎本然之性由人己俱不睹不聞

以至於己獨睹獨聞一以敬存其心則可若乃泛然立名謂吾存道而道存則渺茫濶大無所據依憑藉以為身體力踐之地彼異端所謂孔子見温伯雪子不言而道存者無其事後世禪學有此吾儒烏有是哉此之存亦非彼之存也故為詩以箴之曰

我飯一盂我飲一觴我衽我衣我寝我床適口安體弗喪厥常道在於斯罔有不臧事君以忠事父以孝夫婦閨門朋友學校兄友弟恭是謂五教契為司徒上行下傚日用常行道無

桐江續集卷二十九

乾隆御覽之寶